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内編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詞氣

前言

朱以功曰詞氣所關甚大事機之成敗禍福之轉移恆於此乎係焉有二人語一事其一人言之而受者欣然其一人言之而聞者勃然此無他詞氣之善與不善故也

往行 闕

衣服

前言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者後人衣冠一切簡便短窄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崔公銑曰衣者身之章古服未之能復也必寛博樸雅斯可豈可隨俗爲猥狡乎夫風俗之變自服飾始故周人思都士王制禁異服前史識服妖

□□□曰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裍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襪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往行

秦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乙丑進士二十四年爲工部尚書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玉色絹布爲之寛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巾服無異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逵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襴衫絛各一以爲天下先繇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杜司寇銘雅尚儉樸居家常衣布衣其夫人常誦曰公以大官被服如此得無近陋邪公曰我本布衣也在官服官服居家如故何不可之有

其自用雖約然至於周貧恤孤則惟義是從多費不吝也

弘治十七年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莽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梁郎中綱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部小巵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汚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疾卒財無幾園亦不加於舊

飲食

前言 闕

往行

宣德四年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耩減外夷供給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多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于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所繫豈輕

□□曰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盃酌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臨喪

前言

高原侃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往行

朱儀字炎桓祖能從文皇帝靖難封成國公父勇嗣爵封平陰王儀襲封謚莊簡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三年

張英公輔當成皇帝大行日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倣漢制釋哀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仁孝皇后之喪文皇哀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絰帶矧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詔曰上素冠麻衣絰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上所

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諭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言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皆稱道之天順庚辰尚書耿公好問卒於位發引之日公早得寒疾因臥病張公知寓館耿公柩已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之即下轎以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邊時以公臨喪有禮云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戒色

前言

何孟春曰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啗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紈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

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穀眞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尙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琴瑟箏見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迹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淸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俚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貶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蒨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晡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爲是善哉魯子吾所願學者

又曰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者也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侯公一元有弟眷於娼妓屢戒不悛乃以書戒之曰夫繫蹄不解猛虎決蹯危疢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螫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勢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訓別于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艷知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

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厠也所見無非淸都麗宮妖艶馥芬者欲以區區之辨見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束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古今以來獨一曹瞞奈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有是文而有是行猶謂斯人而有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而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紗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

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丸僚以一技垂
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
及肩之牆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乎無言而或發
于不得已則纚纚佯佯為寒餒帛粟瘵鍼石卽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
所藏如春虫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
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乃聞以
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卽臨邛令謂相如窮
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
得其財為富人騶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廷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
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利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
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
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攜無用之書數卷又何適矣然則彼
雖失行猶為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
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

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我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乎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而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於深宮以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防解絕廉恥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結是何異蹴珍餌於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聽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錙銖之士無知愚小大錙銖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嗌右搏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媚道蓄犬豕天

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或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厠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蟜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故效其情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一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雖黃隨變吾觀今世朿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都矣不待來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抵塵邪魅畢燭

刀刃發彌向之繚繞游糸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衍之道以周南之窕窈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于愼行曰石車騎之禍起于綠珠喬左司之族階于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往行

徐武寧王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卽以重幣備結褵日且不卽納當爲後計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代巾櫛固拒之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以舉人歷官參議四川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至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燃燈達旦語妓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且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啓鑰視公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愧謝尹

宗伯稱公宦遊十載恆產不及中士年九秩守身恆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

劉二爲字汝大羅山人嘉靖庚子鄉舉歷官廣南知府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寘姜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鑰戶去而留姬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以篝燈煎藥昧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

韓參議邦靖抽分浙江歸有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人所難能者

戒酒

前言

蘧德芳者少嗜酒數爲酒所困一日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

於將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慝也故爲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禹疏儀狄祗承虞帝湯儆酣歌用永厥世維衛武公賓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隳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彌粲羲和湎淫微后徂征楚國皆醉鄢郢榛荊次公北闕仲孺東市狂談酗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憒憒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覆轍後車勿蹈有缺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于嗟蓬君以我諄諄正爾醺醺有芸弗芸視此銘文

解縉性不嗜酒曰自聖人以下稍過卽能亂德見醉者輒避不與見

楊文懿公戒酒箴曰余性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茲自京還里親舊招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爲箴以戒之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沉湎曰余不減幼且甘飲亦既有知心恆懍懍人欲之萌投間抵隙朽索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壅弗塞江河既成悔之靡極糟焉成立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

戒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于三合權而已毋或過踰沉湎弗恥同流滔滔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伯禹

劉仕義曰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丘瓊山曰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爲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於水乎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又本草證類曰大寒海惟酒不求大毒大熱之物也豈不傷天和損精神涸榮衛竭天癸夭人壽邪呼酒尤物也其溺如水其烈如火可畏也哉又讀禮經疏義古者承酒尊之器名之曰禁讀推雀物之淫者酒善使人淫泆而故一升曰爵此皆先王因以爲酒戒也其爲慮至深遠矣吁此以爲坊世人猶沉湎荒惑至溺於水燔於火喪身亡家而莫悟可哀也哉

黃省曾曰聚觴之間多成恨隙謹和謙默庶幾寡尤若夫羣賓森對獨敘寒暄衆士御杯肆物謔笑出艱奇之酒政以困物爲雄吐玅麗之詩言以銜能快攘臂岸幘倚背摩肩譏評人品疵病朝局面龍鍾而別嫌

衰邁偕新進而恥薄少年眇席咎目跛前哂步田室卑盼盧門惡杞南人在座不忌稱鑑北姓當筵傲然嘆虜斯并與戎致釁之道也可宜密檢而慎之爲主款賓獻而卽席之後浮白亦宜同舉昔唐集賢院學士張說以院故事官重者無飲至說獨云吾聞儒以道義相高不以官伐爲先後太宗時修史九十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有體今之兩京宴集皆同引觴予在都下吏部尚書東光廖公紀見招每斟酌一巡堂官白廖斟酌已畢廖乃離席肅恭舉酒周揖衆筵口稱請飲一時同白以至終宴如斯又嘗爲都御史河南孟津招宴時禮部郎中四明張時徹浙江布政金陵顧璘及其弟僉事顧瑮吏部郎中崑山顧夢圭同預但聞顧瑮爾汝同詞孟公祖言剛氣殊乖乃兄風雅顧夢圭安儀默口午夜不諱恂恂可近又於工部侍郎何孟春席上邂逅鴻臚寺卿信陽張雲共飲何□過酒竟作多恭張恭不量儼然訖宴大學士王公鏊凡宴賓客莊持終日未嘗傾倚此湛露之詩所以嘉令儀也在今

京師行酒亦爲令每賓起乾一二第呼左右爲便庶免困人之咎矣其中休適暇或可流連玉壺但取適情毋至酩酊若在朝御職機務紛紜雖星言趨翰猶恐不給更加躭樂旨醴清談俎豆聽蹈絲竹燃膏繼燭亂神易氣佐胆頼顏勇則生事衰則嗜臥生害成憒曷可勝言然而國門慶至長亭送別舊僚新友繾綣如何肆筵設席所難罷謝但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一再酬酢以義制情各趨王事公私兩全三行五行之戒正爲是也

松江莫貢士龍酗酒戒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誦酒德盛言辭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荊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有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

自制甚哉乎酒之流害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差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儁異才頗數酗於酒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李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淸穆藹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必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焉其將以是辱身汚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于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于淫者也吾今寘去華約籌過五行酒至一升而作赤色脣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止于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而避舍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矣

往行

宣德三年上出酒誥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誥薛應旂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愼守而服膺者也

宣德四年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戒好名

前言

何孟春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立之也必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徒知好耳名卒不可致也盍亦及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推

祐之言亦是好名者祐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繼祐而鎮襄陽者杜預志效而尤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勳績必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祐預以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沒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毋徒好為後世名可也

陽明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慕外為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若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湯公沐曰予選崇德時實承德與吳浚淵之後先吳解去有耆民為其樹去思亭於北門之外者未幾為儒學諸生一夕竟撤去瓦礫不留惟

餘基級余履任後有請復者許之且爲結構且少增於昔或可爲公會
駐足之所落成之日因題數語於扁曰作之者誰繳之者誰起而新之
者又誰民情士論譽毀不知其爲誰所可知者迎息肅使寒暑亦足以
庇夫風日而後之聰是者將必謂曰成是者爲誰也
沈大參演成進士官南中其大父塾嘗以書戒之曰人惟是其心直行
求無愧耳何必立門戶樹頹類以爲名高且汝父三十年官署何嘗從
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
朱以功曰名猶風也風可以悅人亦可以傷人是故智者不近
劉仕義曰學者須是務實不可好名朱子曰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譬
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關也可
謂善喻矣一有好名之心則爲害不淺程子謂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
同其利心則一其爲害亦一也自昔或以好名禍天下自昔或以好名
禍其身自昔或以好名禍其族可不鑒乎孔子教人每惓惓於此其言
不一而足鄉愿之惡所以嚴好名之防也正卯之誅所以杜好名之蠹

也安成鄒東廓守益曰好名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豈其然哉或曰不務求名將爲惡可乎曰聖人惡好名者人好名則亡其實所以深惡也嗚呼好名且惡之而況於爲惡乎昔有女適人者母戒之曰勿爲善女曰勿爲善將爲惡乎母曰善且勿爲況於惡乎聖人惡好名之意亦如此說者乃謂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後惟恐其不好名則謬甚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人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布師心不蘄人知不但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

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檄止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又曰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念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至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人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葉向高擬癸未進士題名記曰國家待士之典與士遭際之奇可謂兩盛矣往古之世士白首而名湮滅者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一經鹿鳴詩之工歌享之有司勸駕遣之比鴈行而進天子之庭親屈萬乘尊嚴

連茹拔士且勸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遭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奇遘哉顧臣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專名者在耳安用斳名况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斳也士一有斳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見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譽鑽卷以附其交脂韋以梯其進不者釣奇飾行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爲名使耳安所貴士乎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則周十亂漢唐而下諸名臣勳茶覓卓者溟涬然弟之矣然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勒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獻彼固不石而壽不鐫而堅者耶士安用斳名爲世也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立然負諾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稍次補外亦爲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代一稟之于精誠蹇蹇諤諤披赤見素不斳名直批窾剸繁轂運環轉不斳名通澗疑洞眇發兆彰來不斳名智戡難定功挽流迴瀾

不斬名勇幹國楨邦磐石四維不斬名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托重
恃力不可一日無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鐫而堅令後世稱我國
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
券而責其實蔑如也則是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
負上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之命畢公曰其爲我建無窮之基亦有無
窮之聞夫無窮之聞上固已貽士矣士惟一心爲國家建無窮之基安
用求聞不聞聞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爲斬也
汪道昆曰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輒齟
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
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
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
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雌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
節爲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
則聞命矣耕者恥無獲士恥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矣人情不趣

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趣名如虎彼且躭躭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特矣且瑕疵人所時有也彼齎璧而買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慽也瑕疵掩矣彼之買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慽也二慽釋矣方以彼爲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慽未已也釋此三者其有忮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而爭道則驟一人後己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夫禹功蓋天下舜兢兢然猶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往行

梁公材嘗語人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以驕人乎

林少司寇鶚守鎮江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

吳司馬文華嘗爲河南左轄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吏具

籍進請納行李不則贖而下之臺使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辭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

戒謔

前言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一端也

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汗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向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卞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

頑而傲狗性儉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儉詐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將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極言若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最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吏治文人薄喙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朱以功曰戲謔最害誠雖善猶屬機心用事自覺如此故切戒之

陸公平泉曰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應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陳恆傷於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於君遠近機應曰如君於盧珽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吾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往行 訓

戒險

前言

劉仕義曰昔人指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予嘗謂人心險於山川山川之險猶可測也人心之險不可測也李林甫笑中刀李義甫口蜜腹劍孰得而窺其中哉偶觀吳中顧公璘蝶花辭爲之三復辭曰秋色那知行近遠翠竹丹楓遞換撩人眼導輿方隨山麓轉漁舟又渡溪流淺數過奇峯千萬點野興疎狂轉逗身轉健懸崖絕澗皆平坦寰中無奈人心險吁可畏哉復觀莆田康公太和婦解爲之長歎閩越人有弟雙胎而貌肖者所居甚隘其弟新婚未浹旬婦晨粧畢出起居翁姑遇郎伯寢門之外迎而謂之曰子往謁翁姑乎與子同之郎伯赧然曰非是也婦爲赧然食頃婦視而出郎伯自外至又迎而謂之曰適見郎伯不知以爲君誤而與之言郎伯又赧然曰非是也婦含羞無地及日晡遇其夫趨而避之夫曰爾避我何耶婦逢疑不能言比入就宿婦乃逌然曰吾一日而偵者三其始也以誤爲眞其既也以眞爲誤今

當明目張胆熟視之毋俾再誤也夫恚曰汝之目瞀矣吾聞周之八士四乳所生不聞其有是誤也婦無以應康子聞而解之曰古今似是者之誤多人矣莠之於苗也紫之於朱鄭之於雅也姦之於忠也詐之于信也鄉愿之于德也能辨而勿誤者幾人耶豈真婦誤哉吁可慨也夫

又觀雲間顧成憲剩語爲之重足脇息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羊腸之坂蜀棧之道九折而崎嶇懸崖而臨塹馬不得舒御執不得相踐日光晝晦端聲夜戰俯瞰心悸仰睇目眩塗之險無過於此然猶可由也二曰山險北有太行西有秦嶺壁插天門壑絕地軸巉巉者欲墮莽莽者如簇夏雪陰雲猿啼鬼哭朝發其址昏即其腹山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踰也三曰水險呂梁之衝孟門之側斷岸千仞巨瀉無極怪石劍起驚濤矢激震雷憑空怒馬奔敵徘徊遠望漁人股慄水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渡也四曰物險封狐雄虺豺狼之屬敦脈血梅九首三目張牙奮爪伏螯布毒含沙噴火吮血甘肉物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避也五曰兵險飛矢伏弩交刃橫戟變起不虞

機發倉卒視不及瞬足不及易或接頭目或向胸臆兵之險無過於此然猶可禦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鏃利刃不足以喻其害蛇虎其毒鬼蜮爾心設機置穽變詐横生蜜口劍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腹裏藏兵譖人若潤膚愬切身轉眼啓釁覆背無親嗟哉險乎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吁可奈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然險在前也習次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於中孚聖人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非所宜計矣

又曰有言看水滸傳可長識見者曾借觀之其中皆傾險變詐之術兵家用鬼之道也施耐菴眞奸雄哉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意亹亹而亦處世者所當知也

朱以功曰機心悖造化不可不熟知機心者天理未有能存者也此人之所當深戒

又曰諧謔久者衆所不能堪人斯非之矣巧刺人者人或不知覺鬼斯

責之矣人非容或可釋鬼責實所難逃

往行 闕

田宅

前言

河東薛文清瑄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瑄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旣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淸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窗記

又茅屋漏歌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宅有茅屋八九間補葺聊以敝床席進士所好惟詩書衣食取足無剩餘朝朝暮暮議周孔行行坐坐歌唐虞以茲狂僻誤生理老屋支撐幾星紀前月大風撮茅去今月久雨漏不已移床徙榻那得乾堆書掩被空長歎文章不足補穿漏翻爲兒女生覥顏豪家大屋足懽笑已覺紈袴輕儒冠却憶唐朝老工部西蜀草堂幾風雨亦有官居鼎鼐尊欲起樓臺無處所昔賢窮達還復然我可慍此霑濕苦且待天晴飽讀書比屋渠渠不須數

又曰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何孟春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裔竟不能守花卉無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勢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一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皐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圃馬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之乎皐謝之

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
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林地不復留於身後今日諸如
此者又何道焉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后嗣不能守白居
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
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温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
屋為子孫計也
瞿公韜戒子姪曰予累有戒諭今後田土不許再經營了沙田不許再
做了家業不許再增了如何又與人做香山沙可是不遵戒諭爾兄弟
只在外幹閑事推罪名在我身上我只身豈能為爾兄弟擔受許多罪
名豈不傷心哉爾兄弟如能講明家訓共勉力遵守使子孫皆敦勤儉
只如此家足矣如不守家訓子孫不守禮法將覆敗不暇田業愈多罪
惡愈大取笑于人愈衆前車覆後車復不知戒謂之何哉與瑋與璞如
不早來此處拘束教訓已壞了予觀各子弟他年皆不肖斷不能承受
許家業不知爾兄弟尚經營何為也此帖留在祠堂作子孫他年鑒戒

到渠敗時知我此言驗也分水頭地只可做房與人賃住本家却不可在此抽地頭錢物及假借人聲勢做各項買賣必招人禍趙丹山未到如到京有別說我就拈筆退此田與他決不要今後爾兄弟如再做沙及再增別處田地我回日俱退了有引做田人此處訪聞卽送官一百棍打死今後此處送人出爾兄弟不許私下救解如再救解我別嚴法處置勿悞勿悞

又曰拖欠秋粮不肯早完負梁宗枷死人命心何安也各兄弟立此些家業亦欲傳之子孫切勿虧人折爾子孫如得爲奴爲丐尚有人種萬一覆絕如我先以詰者是祖考所傳之血脉至爾身斬絕也豈不畏哉如減價買田他日身後必有訟楊閣老家所買田俱被告稱減價官司盡爲斷田還主就將每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自楊閣老中進士後六十年田業盡數退給小民家業一空近日潮州陳世傑亦人告占田半價官司見告占田卽追契田見告半價卽責退田給主算遞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今家產盡絕兒子來京奏辨但官司皆以爲公道以此立身

名雖奏本無能爲也我家買田凡減價者與㼐皆與訪實召原主給還原價勿貽後患亦折子孫承受不得爲補欠價只查出山中書院遞年所收租銀將兩年所積就可補足如兄弟不聽我言爾所置之田自利自保我決不肯爲此無陰隲事爲子孫毒禍此帖收作家訓

張時徹曰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劵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田地笑汝癡解頭粮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年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粮長解戶州司取剩賠償無已則箠楚禁錮莫可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來四方多故征斂無經有田者莫不畏敗豈惟吳中爲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不免於禍況於白奪人產者乎而勢家子孫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又曰郡中士大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已也獨不聞郎仁寶記蘇城集福庵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鶨庵後圖吳曰僧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復以爲施膚庵別業

施曰何不送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之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爭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爲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不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又諫說林曰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塵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爲陂池怨騰衆口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爲司成子罕何如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然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教我則可曰聞荊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成子罕止而館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成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靴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

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鹿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吾不禁也今民之壟非若南家之牆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奈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譸無發人墓世受其詛嬰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張公袞曰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樂天之詩眞達者之詞歟

詩曰只爲青蚨不齊身故廬今已屬東鄰可憐今夜權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猫隨我不知貧慇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厚生訓纂曰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

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往行

吳公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襄乃止

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林大司寇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於里第及門見邵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也林公慫不然耿定向曰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華門蓬戶後世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修即今市童𠲎竪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王公夢澤之大父諱思旻購木造宅嫌其稍大復有曹姓者又售其所得木小與木客忤公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遂相易後曹姓

所造宅卽公之子司徒公莊屋人猶指其材爲主公所購云

吳大司寇山家居更廉飭其宅西有隙地人或覲之取以營室公曰此官序址也不可仍甃井其上以便汲者邑令張君明道今之木強吏也聞其事善之卽構亭其上名懷德井仍作記表焉

高校進士攀龍父也家有一堂三世矣卑而陋攀龍請新之君悽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祖自黃巖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椽唯課子孫灌花木以一卷偃息其間而吾安敢加而祖矧大王父行攀龍唯唯謝不及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皆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隆慶間餘姚蔣公勸能嘗守永州時彼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與公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

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此所云縣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公以勞役當之者亦臆說也」

袁尊尼歷官山東提學副使其理家政最爲詳明出納瑣屑無所不至置田所遺產悉鬻之而買郭外市租歲入不能田之半人或疑之君曰吾非不知其薄取易辦而已

先是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卑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旣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賑貸已遣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枋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繇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飭者宗廟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

董公士毅旣成進士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

士黃劉陳三公俟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十數年計僅一青布袍一革靴且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以後事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諸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豈知其所種柏子遠而蔽陰耶

戒黷貨

前言

勸戒編曰錢之爲言泉也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非義取聚而不散怨之府禍之囮耳於是乎有水火之災於是乎有盜賊之患於是乎有訟獄之擾於是乎有不肖子孫之累卒歸於烟消澌盡而已矣不亦可哀也哉

往行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中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概中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中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狠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曰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鄰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以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張得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萱村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

吁可妄求乎哉鄒定四者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耶家叔兄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予曰渠振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加培植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將暗漸消鑠百年之後能長保如今日乎哉

劉次公道渠鄉近事泰和郭某者爲邵武巡檢罷歸家甚饒易廩粟得百餘金囊之俄而忘其金郭某者甚疑其妻妻不能自明督過于侍兒然竟無蹤跡因索諸雷神神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攜物也今復化去耳然汝有竈神留十金尚在吾示汝左驗乃夷竈掘土三尺果得金如其言故物也鄉里競爭訝之事亦神怪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多不自裒神將抑之取非其有物必去之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奕

有一人在前叱之曰察院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復命有同年□主事丁憂于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分二百金與兄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志也不得已受之歸家數日供三牲夜靜將禱前庫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宦程途遠洩此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彥克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午年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妾掌家所遺數萬金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齎恨而死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圖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圖魚疽相繼死止一女孫竟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于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譚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甚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若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而何未幾爲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壟斷之徒而尤過之鷄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于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十里絕無

民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踪跡我也不虞舟人截纜以去揚帆掠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知之何凡賈船經者知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骈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得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樸實二弟則儇劣貧甚其所居也價不值十金隣有倪知縣作宦歸家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温飽宣二糴豆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鬨鬧衆以鐵綀鎖橋柱上其妻徧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蕩狼藉視牀頭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荆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橦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于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入罪使死者含寃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爵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歸為予言如此殊可為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嗚呼可畏哉

大駔鄺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蔬為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撥管彈絲以為樂又久之遂盡挈寶貨東

歸將泊舟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鄰視蹇履者僅一千錢獨存鄰號痛欲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往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恆有物哉

吳門有大駔資鉅萬丘金積玉無算也綺穀充于筐篋米粟朽于倉廩而日經營不已鳴鑼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不得息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幸不爲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己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于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貨貴賤籌生息既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居衡岳紫蓋峰下石穴爲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帚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爲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門有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菴則心常繫念因市一

鑕鑕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繞吾方寸大爲失計適遇一人損而與之吾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以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己之自苦也得非大惑歟老傭聞其言翻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內編

前言

薛文清 三則　祝允明　陳　師

陳白沙　崔　銑　吳文定

張莊簡　陸平泉　朱以功

鄧文潔 二則　張時徹　韓邦奇

田藝衡　劉仕義 九則　張　袞 二則

黃省曾　王文肅 二則　李　詡

佚　名 二則

往行

徐　彪　王　竑　張莊簡

張文忠　楊志學　眞空寺僧

楊　銓 周篤棐　唐仲俊　竹鶴老人

歸全

前言

往行

行樂

前言

方遜志　唐伯虎　王世貞

王文肅　祝石林　佚　名　二則

往行　[illegible]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保家

前言

徐文貞公曰所謂世家者非謂能世產業乃謂能世禮義之教且人未有禮義不修而能保其產業者乃不知務世禮義之教而懸空欲世產業以求稱世家亦不可得也

張居正曰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眾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

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𢮎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憂子必剃且𢮎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戸而視之而又何譎議爲哉

往行

張公泰都督鎮寧夏踰二十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彪即爲書仍僞爲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旣而彪至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所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艴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爲權貴故棄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亦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病不出

治生

前言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大槪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仟陌由他無置錐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之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宗一且有二弟可令事生計但要令勤恪不華如某則孑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爲此費心非是圖貨財滋殖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

謝艮齋勸農詩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遥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

張時徹曰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碩廩庾日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蓄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陰陽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卽至不後則殖明於

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未興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疏剃草必盡地無隙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經燥溼有節傭奴必恤其私牛羊不亂其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殖錢貨取足於費禮食取足於養宮室器械取足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饁餉入理蠶織裳服不粥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爲功者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爲

梭山陸先生曰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餘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餘以三十年之通制國者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時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教家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資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預講於平時可也

厚生訓纂云人之經營財利偶有得意致富厚者必其命運亨通知造物之陰陽其間有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僥倖目前其心欣然不知造物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轉販經營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眞又須本分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

薄必無後患矣

袁氏家範曰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廢棄至于兄弟相處或因一糧芟之微忿爭失歡倘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于鄰家實利有及于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為勤儉貪耳吝耳

往行

譚季芳上海人故工部侍郎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為懼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

劉忠宣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賈而力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況宦囊之貨悖入者乎

王符卿公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于貲足侔素封乃父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鐍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于人莫重于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于心也大人爲此蟻蟻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諺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諭一日盡招其族里諗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于學卒成進士雅望㦤㦤起士林雅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

攝生

前言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知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又與李都御史書曰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姜附子諸性熱之藥若服熱藥則病熱益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爲陽爲熱在裏爲陰爲寒失之遠矣此卽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愼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又朱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跏趺靜坐自視鼻端注必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効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

又答侍御王子沂書曰用藥物責近功徐圖其効爲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在節喜怒最急之恙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飮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

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減之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焦火恐未易收效也

祝公允明曰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陳師曰余少年甚弱自三十六歲危病復甦之後似精神倍昔能耐勞苦今老矣日不過菽米二合亦嘗絕葷但每日黎明起終日兀坐不倦雖懶應接厭談俗務而搜覽筆札則不以爲苦意者神存也夫精氣神玄門以三者爲至要予以爲神爲上氣次之精又次之天地間惟氣而已大易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則神又天地之樞紐也而況于人乎

陳白沙與門人容一之書曰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如何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崔公銑曰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固義精而致微故傳者比而屬之奈

註者失其旨焉子產曰君子有四時節宣其氣一之則生疾醫和謂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曰有五聲遲速本末中也又曰煩乎淫聲滔堙心耳則非中聲矣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也亡以生疾則節女矣六氣生五味發五色徵五聲皆指五行也淫生六疾四者之過也晉侯之疾以女故六氣之淫夫陰之氣凜冽也陽之氣溫煖也晦之氣瞢闇也明之氣宣朗也風雨之氣寒涼也以六者分朝晝夕夜焉由四時朝晝明夕夜晦風雨陰陽時見序爲五節卽樂之節也陰遲則陽速相及使陰陽得中風本則雨末相及使風雨得中晦明皆然失中爲過過則生菑大氣之淫猶樂聲之淫也故曰過寒熱諸疾猶聲之慆湮耳曰也故曰菑女陰陽也言其體溫柔禮適四方以婦人從晦時言近女當以夜疾生以類應子產所謂一之也夫人道基于男女謂天降命淫則敗德與身謂天降威日用至切要者可不敬乎

吳文定公謹疾箴曰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況此身父母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況此身妻子所仰身之脆軟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

百疾疾之未來有術不知疾之既來有術奚施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唯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唯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傷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刑不可大勞神不可大用凡此數語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齋戰同匪疾是謹唯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太保費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于病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痰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癃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

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論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帨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既而啓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二十年矣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養生之要旨也

陸公平泉曰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嚏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嚥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養生歌不知何人所作乃養生者要訣也歌曰食得飯厨得屎這場快活眞歡喜人生本以食爲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太饑則傷胃不飽不饑得其中五臟安和有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眞可惜醉醲飽鮮恣躭歡暑溼風寒少避忌直交惹得病魔侵方去使錢求藥治眞藥去了吃假藥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語

趁健吃飯且屙屎有朝一日吃不得飯屙不得屎鳳髓龍肝也徒爾長伸兩脚面向天埋在荒郊誰看爾天陰雨溼髑髏寒白楊愁殺秋風起」朱以功曰恬淡以養心戒怒以養肝節食以養胃遠憂以養肝寡慾以養腎少思以養血省言以養氣此保身者之所當知

鄧文潔公曰夫火下水上爲旣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

又答張洪陽相公曰弟最善疾蓋三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于精神工夫莫要于還返惟兄留意旣讀書亦但借爲收攝之助若貪多務記而未免傷神矣

張公時徹曰養生者未必得養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然不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鑒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災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

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韓公邦奇曰夜氣牿于飲食以此如仙家忌烟火食但吾儒從容而進

仙家躐等而成飲食豈可費哉

田藝衡曰宋時包宏父年八十八樞祕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貌似道問

之意必有攝養之術恢曰一服恢吃所藥乃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叩

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坐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

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

然後精味散于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塡塞腸胃耳又一老

人爲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夭祿盡

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以服

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劉仕義曰醫道精微莫先明理有疾宜藥也庸醫寒熱亂投祇以害矣

則不如勿藥古人以不服藥爲中醫有以也夫用藥宜脈也庸醫虛實

不分祇以舛矣則不如勿脈古人望聞問切有以也夫

又曰古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觀種樹之法可以得養生之道矣

又曰世之攝生者餐苓服石固爲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非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

又曰攝生之道斷慾爲先斷之以至於盡可以立命矣彼恣淫無忌者譬諸抱玉赴火其不自衷其寶乎

又曰呂純陽詩曰精神賣與粉髑髏却向人間買秋石寒山詩云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黃庭經云長生至愼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稽叔夜詩云役神者獘極欲疾枯纖體淫恣莫不早徂何不戒哉

又曰逍遙子歌云淡食能多補無心得大還養生者宜深念

又曰修養家當知其所以生斯知所以養其生矣見楊子曰父母交媾之時父精爲陰母血爲陽父精先至母血後衝精開裹血是內陽而外

陰也故生女母血先至父精後衝血開裹精是內陰而外陽也故生男
以是知男子修眞在固精固精先於寡慾女子修眞在調經調經先於
理氣呂純陽云竊取生身受氣切莫怪天機都泄盡旨哉
又曰長生之要其在房中乎時加撙節保惜眞元則延齡益算端在於
此此攝生第一義也不然竅漏無度中乾以死將誰咎哉河濱丈人曰
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造化之源性命之根本也
嗜而不知禁則侵尅年齡蠶食精魄闇然弗覺而元神眞氣去矣是以
古人於此恆有節度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復三十以後十
日復四十以後月復五十以後三月復六十以後七月復又曰六十閉
戶忌其人者有九或年高大或唇薄鼻大或齒疎髮黃或痼疾或情性
不和或莎苗強硬或聲雄或肉澀肢體不膏或情悍妒嫉皆能損人並
不宜犯之忌其時者十有一醉酒飽食遠行疲乏喜怒未定女人月潮
衝冒寒暑疾患未平大小便訖新沐浴後犯畢出行無情強爲皆能使
人神氣昏潰心力不足四體虛羸腎臟怯弱六情不均萬病乃作特宜

愼之此節慾之道也淳丘伯原道歌曰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執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人顯此寡慾之道也始爲能節慾爲能寡慾者庶幾矣

又曰養德者貴先識性養生者貴先達行人之一身百骸備具而內體多昧昧焉大司馬王浚川公言之詳矣因錄之其言曰腑臟內景各有區別達以行衛養生之要參稽古論述此明徵凡人咽喉二竅同出一脘異途施化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主吞嚥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爲氣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脈之行氣之海也咽系尋空接胃本爲飲食之路水食同下倂歸胃中乃水之海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形謂之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卽垂厭口乃閉故水穀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穀乘氣送入喉脘遂戕刺而咳矣喉之下爲肺兩葉一曰瑩謂爲華蓋以覆諸臟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呼一吸

消息自然無有窮已乃淸濁之交運人身之橐籥也肺之下爲心心有
系絡上屬於肺肺受淸氣下乃灌注外有胞絡裹以黃脂其象尖長圓
扁其色黑靑赤黃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迥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
惟旁有系一脈下連於腎腎氣注焉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迴相著
遮蔽濁氣使不得上薰心肺所謂膻中也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獨葉者
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心肺爲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短肝葉
下有膽膽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施氣運化薰蒸流行以成脈絡
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胃之咽門咽下有膈膜膈膜之下有胃
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色
其形如刀鐮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下左有小腸後附脊
膂左環回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卽
迴腸當臍左環回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
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爲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
味精液上升化爲血脈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氣海之氣施

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溲便便注洩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必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濁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外無所入之竅全假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閟隔不通而爲病矣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通達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大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於脈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沁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迴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此脾胃大小腸三焦乃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糟粕而入出如此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似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繫於心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下有大骨在脊骨之端如半手許中有兩穴是腎帶經

過處上行夾脊骨至腦中是爲髓海五臟之眞惟腎爲根上下有竅穀
味之液化而爲精人乃久生腎虛精絕其生乃滅凡人腎虛水不足也
補以燥藥以火煉水其精乃爍攝生者觀於腎之神理則夭壽之消息
亦思過半矣
張公袞曰柳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惟肥牛擊大豕封羣羊
以爲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
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
有韓退之以李博士服丹致斃志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
御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
以養者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
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
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誠哉是言
又曰病中嘗以語箴外甥胤曰人之血氣孰從而壞火炎則焦氣逆則
咳審斯二者繼身之害汝旣書以爲戒有或之以怠飲食生嗔語言至

再是其明者須臾而其蔽者常在汝之一身幼子仰承先考攸賴一或
不謹傍人所嘅汝之聰明可不自愛自艾
黃省曾曰醫家者流以六氣爲外因七情爲內因病各有因信乎予曰
皆因內也茂暑鑠稟質薄者焦而芙荷發色嚴霜隕物朽殘者凋而松
柏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涼隆冬之
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耐勞未有內氣和
暢而外邪干之者也邪之所鍾必於其虛苟能安和恬淡情調志適皡
皡嬉嬉雖有瘴戾沸之犯矣故曰精神內守病安從生也
王文肅公與友人書曰弟掩關來頑鈍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
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蓋多
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
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此
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得耳翁丈自戢心體認
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旬浹日夜覺頭中有物融融汩汩而起者

即此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

又曰葛仙翁丹法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讀之一過此蓋悟後拈成多方誘導鈍根使人知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知萬法歸一各以其性所近入之于無掛礙爾然不省竊謂外丹之妙至人决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向往而夙緣未湊恐反墮狐跡不知姑守空淨雖今生未必成而來生或不致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卑汚可耻非所當爲上智道也

李公詡曰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人以不殺爲威廉不以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脈望云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爲神出入之門息屬鼻爲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自相依則神與氣相抱神氣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聖域不遠矣

又曰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火水交媾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閒空

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眞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
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
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
黃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往行

徐彪字文蔚華亭人太醫徐樞之子以醫名治化王及昌平侯陽洪病
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景皇常問藥
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
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公質直洞達善談議不阿不驕人有
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
又類此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蘇守命一老人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
答云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
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信吳人多文哉因爲流

弟不久乞致仕不許

張莊簡公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私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愼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患也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楊康惠公志學旣以刑部尚書得請洒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老充粹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

鄺公子元由翰林補外偃蹇十年餘悶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如夢或發譫語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

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數乎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乃重重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其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不患念起惟患念遲相公貴恙必原于水火不交之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冶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所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遠之則心火不至下矣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高明有楊銓者字惟虛嘉靖戊午貢入太學京師聞其辟穀自公卿以

下莫不客之餽之羅文恭謂其五年不食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蓮跣
入山步健如飛也其遊武當贈以詩曰爲儒不解遠尋仙妻子相依住
海邊身自休糧非煉藥足猶棄屣豈留錢地中五氣多年識旬內三庚
盡夜眠獨有名山懷舊約一囊風雨去翩翩揭陽周君篤棐爲台州同
知萬曆十五年春正月予見之金華時辟穀五月矣數訪之教以專氣
致柔一言甫別去兩月念母老一夕舉官帽爇之次日角巾見客遂投
牒歸頤詢于王實軒懋中則其家貧甚丐貸以活而辟穀如故也
唐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
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竹鶴老人何太守澄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老大人有何修
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歸全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人固貴於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而匪德者辱人故有

生壽有福壽有德壽惟德則尚壽也箕子演疇用昭福極首之以壽而
曰貧極曰疾極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奚以壽申之以富康寧而曰
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奚以壽故以攸好德終焉則其壽千萬
世未已也

李元薦曰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延齡
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能言者死後卻爭競紛
紛是誰之咎也及後尚無恙預爲此囑紹元方九歲紹郎方八歲未知
日後長養成人否然不可不爲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崔銑曰年之貴於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
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張子誼曰嘗親聞學士廖洞野先生曰其叔祖得內養術年過一百二
十餘先生篤行君子也言雖不誣而未得親見及陞任合庠□□□合
城有喬茂盛者年一百歲終身未嘗與人爭諸曾雲皆年二十餘每與
鄉飲作介飲酒食肉如少年郡守畀之爲扁百歲翁之門以旌其壽且

復其家繇役踰五月康寧無恙忽二日不食舉手謂諸孫子曰吾壽終矣爲我謝郡守及諸賢大夫遂卒觀喬公積善享百歲而善終則知人之夭札遭及無名惡暴之疾與夫身陷形戮及諸不祥而死者豈非積惡之報哉

往行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智以淸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爲寶慶知府永樂二年詔選東宮官隨陞通政兼春坊中允三年陞禮部左侍郎又奉詔侍皇太孫講公端莊凝重雍容有大臣之度年八十奉敕致仕上賜馳驛歸璽書褒美年九十終

楊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眞足以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柩歸經過閘壩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

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一凡今喪家遇親
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
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己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
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
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
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
祭遣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友及歸途有相知者欲
行祭賻皆謝却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托徐
尙書大人倘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
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
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
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如延緩稍遲必累及鄉
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卻擇日葬亦不可久停
蓋死者復土則安矣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

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溼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畫皆然葉公盛曰楊文貞公傳乃王抑菴尚書筆也楊公嘗三致書商確筆削復再致潤筆且求其親筆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杖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山名至於臨終神道碑銘旐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生死之際其不苟如此

大學士金幼孜簡易沉默不伐善鶩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請啓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恥遂卒謚文靖

陳繼初諱嗣初字□□號怡庵吳興人仁宗朝以楊士奇薦初授國子博士歷官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致仕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無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答無事遂卒

曾學士棨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爲

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夏瑄字蘊輝湘陰人忠靖公子蔭尚寶司丞歷太常少卿病篤猶以地震爲問語不及私惟書遺戒屬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辭亂曰梅花一枝閉春風雙佩響拂衣而歸天淸月朗造化小兒齊聲撫掌遂卒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頭皓髮燕樂一堂之上遂名其堂曰壽愷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魏文靖公驥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天順甲申遇憲廟卽位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公九十一歲進一等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鎭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遲紫詔百年將居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天恩深

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靄清芬燭吐花宮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有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度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烟香旋灑延佳客詩就清吟讀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神仙辛卯元日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流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棲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間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江老鄉虀鹽隨分猶鐘鼎泉石長甘即廟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居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具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浙而公

龔

王端毅公恕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年九十朝廷差行人吳志乘傳存問并賜羊醴月給米二石役夫四名子承裕以刑科左給事中便道歸省陝西宗藩暨鎮巡守臣藩臬司大夫相率致賀賀有詩里巷喧闐觀者如堵楊文襄爲序舊臣存問錄曰尊賢養老虞周之制代以日詳而漢唐以下莫之能及間有之情弗稱其文或加之匪人不足以爲訓今王公自郎官至極品幾五十年中外想望其風采其在方鎮有虎豹當關之勢焉在廟堂有泰山喬嶽之重焉比其家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呈而川陸增媚故受知憲孝二朝言聽計行天下陰受其賜始終一節完名而歸天又錫之上壽以有今日煌煌使命賁於里閭敕詞藹然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且望其嘉謨讜論以裨不逮是即周康王嗣位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而非公其孰敢當之哉在昔唐之裴晉公宋之文潞公皆以高年耆德爲世所尊而當時所以待之者未嘗有此我先朝尚書蕭山魏公驥嘗

被存問而不及拜命君子有遺憾焉公年雖耄而聰明強固猶日親書
史筆削不倦其壽殆未可量於呼若公者於斯文爲名賢於斯世爲大
老朝廷所以尊且養之者寧止是哉公年九十三猶討論經史著述爲
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王虎谷贊公曰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
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子承裕官至戶
部尚書清愼有父風
楊守阯字維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成化戊戌會試第三廷試第二初
授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家居七年一日筆數語於册曰學文師韓
吏部道學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
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爲正德
壬申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寢距其生正統丙辰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七
高都御史明旣致政歸創早閒亭累薦不起卒時題絕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
對云平明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儲侍郎𤨏易簀時夫人以公平日所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盛囊
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言
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焉烏能
至是

劉公大夏嘗預作壽藏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
兄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
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
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緃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天下
也耶用是述平生所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
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李公選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豪又素有陰德人且以爲百歲無
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撻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
三十年不來一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吝旣貴且壽可以見
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蓄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奈何卒之日秦淑

人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囂所分產始成葬
楊司寇志學既得請歸瀧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卽手錄之嘗曰
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充晬或謂
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而著有澄心說庚
子冬得疾辛丑正月卒享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迸散公所
居屋上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纊時冠微不正猶自舉手整之
斂容而逝說者謂有曾子易簀之意
曹定庵先生初以定名庵既有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
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之
以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殯罷往坐片時曰此中
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終時有紫氣自天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
劉文肅公忠嘗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
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

每當春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
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余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
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
詩輓有一於是吾不如無子矣或者乃曰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
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子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
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安者蓋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
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卽去則罪日大媿日集士夫清
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游
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
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以焉不敢有恤典文
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生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余昭昭
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媿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
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
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

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遙者收則死獲所止鳴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元年今聖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遘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嘗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傳名卿推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卒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

世宗中興賜書褒嘉戶部尚書韓文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賜詔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迺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

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寧起文彥博於袞九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
□□□□□□□□□□□□畢文攸拜伏感泣年九十三而卒吏部請
謚有曰愚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得請謚忠定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居鄉二十餘年
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非耶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
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為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
官其曾孫為尚寶丞
馮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巾野服
鶴髮童顏望而卽之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迥是者又十年而
始告終
董公樸晚歲預為壽兆預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悍閻羅之句
史大司馬道既致政歸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公遍詣諸鄉里親識投
刺且於十六日邀請老友詣莊所杯酒相歡至十八日病二十六日遂
故是日合郡之人無慮識否雖童稚婦女亦皆流涕赴弔而哭且盡哀

家主至有不能認識其爲誰者
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
念可質鬼神既死無愧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
邪正審於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譚太初以戶部尚書引疾乞休獲以尚書致仕歸家田不滿百畝深居
簡出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遺戒子孫勿請邺典勿求墓表論者謂
其涅不能緇寵不能榮進以三讓退以一辭庶幾古大臣風云
文徵明片言隻字所至寶之壽居九十與客書墓銘執筆而逝
徐文貞公之捐館也八十有一歲一日呼太常君集子弟而喻之曰吾
受國恩厚無以報是在君等吾旦暮且去矣案頭檄一册指曰待吾去
而後可啓檄也太常君憂皇甚於名醫無所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
曰勞諸君胃弱甚藥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欲起坐
者俄瞑然而逝太常君哭啓檄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毋乞
恩毋侈祭毋作齋醮毋遠送葬殮止單練幅巾深衣不得用金玉繒綺

蓋公前二一歲手筆也
張公九一之父華訖終勅其三子曰余孤在固家天悔禍於張氏俾承
斬焉欲絕之胤以天之靈獲遂牖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爲夭吾行開六
袠矣見若抱子勝管轄若母儷余以老傍絕姬媵使余脫然而忘戀勝
魏武死之爲言歸也天實欲逸我以歸而何悲也夫銅石槨者猶有郤
裸葬者矯而廢禮昔范史雲令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襲君賓衣周於身
棺周於衣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卽葬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吾
甚慕之若輩無復有所加也

行樂

前言

方遜志曰適意莫甚於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冕浴乎水振翮修羽不
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
唐伯虎行素不羈及坐廢益湎于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
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

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
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
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
墳年年一起無人掃又花下酌酒歌曰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拍手唱
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
隨青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開有謝枝明日來
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
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
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又有嘆世詞四闋
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
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
眞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
更無別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纒腰誰似姚三老富貴
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

卞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受奔波回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牢抽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其四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淸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麪糊盤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王公世貞曰自謝氏修工於發端而三五之雄麗與江山文物之盛娘娘千古至於今尤爲人所豔游顧其游者羈客波臣往往不能挾勝且以供其目若守令之屬亡越境交又案牘奪之監司而上其四履廣矣資力饒矣簡書繩其前僚吏跡其後入則兀兀一室出則騶從擁蔽之亡論其游而能發之於咏歌爲山靈賁問其官某地也問某地之爲江爲山爲文物不知也顧獨白香山之治蘇若杭蘇長公之治杭若吳興庶幾無兩負耳

王文肅公嘆世詞曰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魚歌一二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天呼決不上長安路黃粱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天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寃讎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姸又說醜可憐担盡人間愁空笑破他人口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羲皇一夢君知否爾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担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麻救饑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到了成餘話讒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伯一任閑鬬要待乘摶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罷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少易陰河清難俟如欲在世出世須是知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

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瀹茗焚香魚魚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

往行 闕

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